



普通一兵

-亞力山大·馬特洛索夫-

普通一兵

-亞力山大·馬特洛索夫-

茹爾巴著 金 人 陳大維合譯



時 代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П. Журба

АЛЕКСАНДР МАТРОСОВ

ИЗД.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МОСКВА, 1953.

內 容 提 要

馬特洛索夫先是兒童教養院的學生，蘇德戰爭爆發後就要求到前方去，因為不修年齡，只好留在教養院裏，但是他用超額完成勞動定額來爲前線服務。後來入步兵學校，從學校中便一直被派往前線，成了青年團員，立了許多戰功。在紅軍二十五周年紀念日，爲了攻佔敵人的火力點，他在彈藥用完後就用肉身撲到敵人的機關槍孔上，使敵人的火力受到阻礙，後面的戰士們得以擁上，把敵人殲滅，給進攻打開了道路。

時 代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四錢糧胡同十四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北京新華印刷廠分廠印刷 北京第三製訂生產合作社裝訂

1952年5月北京初版 1954年9月修訂再版第12次印刷

平裝本243,640冊 精裝本1—7,090冊

精裝本定價19,000元 327千字

馬特洛索夫同志的偉大功
勳，對於紅軍全體戰鬥員，應
當成爲軍人的勇敢與英雄主義
的榜樣。

約·斯大林





茹爾巴自傳

我姓茹爾巴（斯珂理普尼科夫），名字叫巴悅爾·捷林琪葉維奇，生在德涅伯羅彼得洛甫斯克省彼特洛巴甫洛夫斯克區，一個叫做特洛依茨基的草原村莊裏。

父母是貧農。他們沒有活到革命勝利，但是死的時候都還不老，——貧困和受壓迫的情況把他們趕進了墳墓。母親做零工累壞了身體，簡直是骨瘦如柴地拖了幾年。哥哥們和最小的我（當時還是少年）間歇地在地主和富農家裏作僱工。

我非常希望上學校，但是初步知識是我化了痛苦的代價才獲得的。我穿着破衣爛衫，時常餓着肚子，走到幾公里外的鄉村小學去讀書。往往回來時兩隻腳都凍壞了。在學校裏，鉛筆和練習本是很缺少的。大家常常用石筆在石板上寫字。我是在地上有雪的時候抓着空兒去上學的。秋天和春天就要去做牧人或者去做地裏活。儘管這樣，但畢業時三個獲得獎狀的學生中我也是其中之一。

革命前我在學校裏的學習就到這兒爲止了。因爲迫切需要掙一口飯吃，雙親去世後，我就流浪起

這篇作者的自傳，是上海讀者周慈明特地寫信給蘇聯兒童書籍出版社，轉請作者寫給我們的；我們特在這裏向作者和讀者

周慈明同志一併致謝。——譯者

來，在富農家裏和寺院裏住過和幹過活，在里波皮埃爾伯爵的莊園裏當過小工，一九一五年五月間不入伍年齡就被拉去當了兵。從一九一五到一九一八年我是在伊茲馬依洛夫團裏當普通兵——到過彼得格勒和西南戰綫，後來又回到彼得格勒。參加了二月和十月社會主義革命。

從一九一八年底到一九二二年，我在北頓巴斯鐵路的伊曾姆鐵路總工廠當小工和標計員，我又從那兒被派到彼得格勒去學習，這是我盼望了很久的事情。

經過艱苦頑強的準備之後，在一九二二年進了國立藝術史學院，後來轉到列寧格勒國立大學，在那裏畢了業。

還在當大學生的時候，我就在期刊上開始發表自己的作品，但是只有高爾基才最後決定了我的文學命運。一九三二年高爾基給我寄來了一封信和一本我所著的撿荒地，這本書是在國立文藝書籍出版社出版的，被他用編輯的眼光塗改得一塌糊塗。

高爾基表示惋惜說，這本書沒有經過充分加工，於是他親手把它修改了四分之三（這本書我現在還保存着，當作珍貴的紀念品），但他在信裏承認我顯然有過很多經歷，見聞很廣，我有可以寫的東西，而主要的，照他的話來講，我無疑是有文學天才的。這是一張進入文學界的許可證。同高爾基的交往使我學會了許多東西，主要的是學會了頑強地進行自我修養，忠誠地和忘我地熱愛文學工作。

就在一九三二年發生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我被接受為聯共（布）候補黨員，後來又轉為聯共（布）正式黨員。參加布爾什維克黨的戰鬥隊伍，使我的生活有了意義，並使我懂得為人民、為社會主義祖國服務是我一生的最高目標。

在偉大衛國戰爭的最初時期，我就當志願軍上了前綫，參加了許多次戰役，一直在工農紅軍部隊裏，一九四三年五月間，我才因殘廢離開了隊伍（我現在仍是衛國戰爭的二級殘廢軍人）。

我經常參加文學團體的社會工作。許多次被選進各社會團體和其他組織作領導工作（擔任過十年的印刷工會省委員會委員——作家協會市委員會主席團委員，從一九四四年二月到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擔任蘇聯作家協會列寧格勒分會黨支部書記，後來擔任黨委員會委員，兒童文學部部長等）。

我著的書，有：撈荒地（出了兩版），最高的獎賞，危險的歧途，生產隊員的日記，第一次快樂，朋友們，復活，亞力山大·馬特洛索夫（即普通一兵）。亞力山大·馬特洛索夫這本書的俄文本大量出了好幾版，已經並正在用蘇聯各民族的文字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文字出版。

現在我正在寫一部長篇的歷史小說陽光普照的邊區和一部關於那些幫助成年人改造自然的少年米丘林信徒的中篇小說晴朗的早晨。

我的健康情況雖然不好，我却更加願意多多地和好好地工作。

目次

獻給我的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兒子

第一部

第一章	金鋼山	六
第二章	罌粟花爲什麼開	三
第三章	德涅泊爾的火光	七
第四章	大轉變	三
第五章	新家庭	四
第六章	朋友審判會	五
第七章	到星球去的道路	七
第八章	「困難，但是很有趣」	八
第九章	「只有前進」	一〇
第十章	歷史課	二六

第十一章	戰爭	三六
第十二章	別了，親愛的人！	四〇
第十三章	女教員里吉亞·烏拉茜耶芙娜	四四
第十四章	友誼	四八
第十五章	鍛鍊	五二
第十六章	挫折	五七
第十七章	愛情	六一
第十八章	離別	六五

第二部

第一章	步兵學校	七〇
第二章	重大事件	七五
第三章	到前方去	八〇
第四章	菲里站	八三
第五章	「需要最勇敢的人」	八六
第六章	戰地的日常生活	九〇
第七章	「使好小伙子有成熟和強壯的機會」	九五

第八章	黨的領導	二五
第九章	心的呼聲	二七
第十章	青年團員	三四
第十一章	行軍	三一
第十二章	難民	三六
第十三章	誰是真正的朋友	三三
第十四章	信	三〇
第十五章	偵察	三五
第十六章	大密松林	三七
第十七章	宣誓	三七
第十八章	爭奪黑松林的戰鬥	六一
第十九章	拯救營長！	六八
第二十章	爲了祖國！爲了斯大林！	三四
第二十一章	馬特洛索夫團的勇士	四三
主要人物表		四三
增訂版譯後記		四四

目次

獻給我的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兒子

第一部

第一章	金鋼山	六
第二章	罌粟花爲什麼開	三
第三章	德涅泊爾的火光	七
第四章	大轉變	三
第五章	新家庭	四
第六章	朋友審判會	五
第七章	到星球去的道路	七
第八章	「困難，但是很有趣」	八
第九章	「只有前進」	一〇
第十章	歷史課	二六

第十一章	戰爭·····	三六
第十二章	別了，親愛的人！·····	四〇
第十三章	女教員里吉亞·烏拉茜耶芙娜·····	四四
第十四章	友誼·····	五一
第十五章	鍛鍊·····	五五
第十六章	挫折·····	五七
第十七章	愛情·····	六一
第十八章	離別·····	六八

第二部

第一章	步兵學校·····	七二
第二章	重大事件·····	七五
第三章	到前方去·····	七九
第四章	菲里站·····	八三
第五章	「需要最勇敢的人」·····	八六
第六章	戰地的日常生活·····	九〇
第七章	「使好小伙子有成熟和強壯的機會」·····	九五

第八章	黨的領導	二八五
第九章	心的呼聲	二九七
第十章	青年團員	三〇四
第十一章	行軍	三一
第十二章	難民	三六
第十三章	誰是真正的朋友	三三
第十四章	信	三〇
第十五章	偵察	三六
第十六章	大密松林	三七
第十七章	宣誓	三七
第十八章	爭奪黑松林的戰鬥	三六
第十九章	拯救營長！	三六
第二十章	爲了祖國！爲了斯大林！	三九
第二十一章	馬特洛索夫團的勇士	四三
主要人物表		四三
增訂版譯後記		四四

獻給

我的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兒子

克里姆林宮的大鐘噹噹響着，全世界都在傾聽着它的震動心弦的響聲。全球各地的人民都注意着莫斯科時間，並懷念着這個正在鋪設走向共產主義的光明大道的極美麗的國家。

當克里姆林宮的大鐘在報告黃昏的時候，在蘇聯紅軍的一切部隊和班排中，戰士們都排起隊來點名。以蘇聯一個普通兵士的名字命名的著名近衛團第一馬特洛索夫連，也跟着號手的「點名」號排起隊來點名。

戰士們都一動不動地排在隊中。准尉振起精神，先喊出團花名單上的第一個名字：

「蘇聯英雄，近衛軍普通兵士亞力山大·馬特洛索夫！」

寂然無聲。寂靜到可以聽見戰士們的喘息。於是在莊嚴的寂靜中，右翼基準兵的堅定聲調響出來：

「蘇聯英雄，近衛軍普通兵士亞力山大·馬特洛索夫，在保衛我們祖國的自由和獨立的戰爭中英勇犧牲了。」

在團裏將要這樣永遠記着普通兵士馬特洛索夫的崇高功勞。是的，在點名時並沒有他，但是在每一個戰士的清醒的思想上、心靈上，都懷念着他的不朽的形象。

這位以自己的軍人的勇敢與英雄主義成為我們全體戰鬥員的榜樣的年青人，他究竟是個什麼人呢？是誰把這位人民英雄培養起來的？這位以自己心靈的偉大與美麗博得全民熱愛並流芳百世的普通的蘇維埃人是怎樣度過一生的，是怎樣求學、工作和作戰的？

這裏就是他的短促而光輝燦爛的一生。

第一部

第一章 金鋼山

從莫斯科到塞瓦斯托波爾的快車，清晨在匝波洛希耶站停下來了。

乘車到克里米亞療養所去的快活的乘客們，一下子就佈滿了站台。

一節車廂下面的工具箱●的小門略微打開了點。誰也沒有疑心到，在這個狹小的箱子裏會坐有乘客。小門縫中間出現了一堆亂蓬蓬的頭髮，後來鑽出來一張像非洲土人一樣黑色的、骯髒的臉，這是一個衣衫襤褸的孩子的臉，一雙藍色的眼睛小心地閃爍着。

他四面張望一下，急忙從箱子裏跳出來，鑽到車廂下面去。他用袖子抹了一下臉，想揩掉塵土，但是並沒能把臉擦乾淨。

他走到後面一節車廂的工具箱跟前，輕輕地喚叫：

「琪摩希加，活着嗎？」

「活着哪，」從箱子裏發出細小的人聲。「就是沒法子喘氣。灰土都堵住嗓子啦。弄點水喝，薩沙！」

「好，我去拿。別爬出來，要不然咱們就被丟下了。」

薩沙從車底下鑽出來，一面對太陽眯縫着眼睛，一面把衣服上的塵土向下抖着，去找水了。